

献给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女性银河系

胡升秀 胡以德 主 编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女性银河系

主 编 胡升秀 胡以德

副主编 李国华 李 楹 咸迪勇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5年·济南

鲁新登字 01 号

系 河 银 女

胡升秀

胡以德

胡升秀

胡以德

胡升秀

胡以德

女性银河系

主编 胡升秀 胡以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 250001)

省新华书店经销 济南三中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875 印张 200 千字

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7—209—01788—7

D·459 定价: 9.50 元

妇女解放的浪花

——代序

民政部副部长 杨衍银

近年来,妇女解放已经成为社会舆论所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当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即将在北京召开的前夕,《女性银河系》的出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妇女解放的现实。这无疑是一件好事。

主要由女性话题和女性风采构成的《女性银河系》,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对妇女解放的认识与思考,记录了平凡女性成长进步的真实历程,揭示了提高自身素质对广大女性自立自强奉献社会的重要意义,这对开展妇女理论研究和探索妇女解放的实践经验,都是一份有益的参照系。

存在决定意识。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为妇女解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然而,意识对存在的反映是能动的,先进的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因此,在提高政治觉悟、文化水平、业务能力和道德修养的同时,也要注意心理素质尤其是参与意识的强化。只有在投身改革,近接挑战的社会实践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代大潮中,才能真正展现女性的自身价值,才能开创妇女解放的新局面。

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伟大实践中,《女性银河系》只是时代

MAR 46/07

大潮的一束浪花。观点与材料都难免有偏颇粗浅之处。但是,如果能对广大妇女取长补短、奋发向上有所助益,就作为迎接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一份微薄的献礼吧。借此机会,也祝愿广大妇女姐妹以更加完美的风姿,迎接新世纪的黎明。

目 录

妇女解放的浪花(代序)	杨衍银
-------------------	-----

女性话题

1. 必然写到的女性	(3)
2. 女性文学漫议	(7)
3. 世界因为有了女性而美好	(13)
4. 一个奥妙无穷的小谜语	(17)
5. 女人的气质	(20)
6. 不喜欢做女人	(23)
7. 欲休还说	(30)
8. 适意做女人	(35)
9. 镜头里的美与丑	(39)
10. 女性的魅力	(42)
11. 此致敬礼	(46)
12. 寻不到的金苹果	(49)
13. 我的求职经历	(53)
14. 一位女博士生的自述	(58)
15. 北大女生面面观	(62)
16. 直面现实的女性人生	(66)
17. 母亲的话	(70)

女性风采

1. 女性银河系的无名星座 (76)
2. 黄琦——天平中心的女法官 (82)
3. 迎着历史的呼唤 (88)
4. 倪菊葆与“金字招牌” (96)
5. 不是花中偏爱菊 (103)
6. 夕阳红似火 (109)
7. 铸造“国货精神”的领头雁 (112)
8. 女大学校长蒋淑云 (117)
9. 养马岛上晚霞红 (121)
10. 白纱不是梦 (124)
11. 敢闯广交会的女企业家 (129)
12. 六朵金花 (134)
13. 当今桂英不姓穆 (140)
14. 勇闯科研圣殿的农家女 (147)
15. 银河之星 (152)
16. 劲牛之歌 (157)
17. 女人也是太阳 (162)
18. 投入地干一场忘了自己 (169)
19. 天高任燕飞 (176)
20. 商战中的女性风采 (181)
21. 女董事长剪影 (185)
22. 她在丛中笑 (191)
23. 敢弹时代女性的最强音 (195)
24. 梅花香自苦寒来 (197)

25. 北方边陲的女经理	(206)
26. 桑盾集团女老总——郭玉环	(208)
27. 创业者的颂歌	(214)
28. 敢问路在何方	(222)
29. 不懈的追求	(229)
30. 门球协会女主席	(232)
31. 她鞠躬在色彩中	(236)
32. 女界拓荒者	(243)
33. 十年,脚印深深浅浅	(247)
34. 黄河岸边的女统战部长	(253)
35. 魂系小街四十年的杨秀芝	(257)
36. 妇女解放的伊甸园	(264)
37. 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272)

女 性 话 题

必然写到的女性

张 炜

当然了，艺术家的笔必然写到女性。在他们不停止的创作中，会不止一次地将女性做为主人公。她们泣哭、微笑，忧虑着憧憬着；她们生活这样的世界上：自己参与了创造；收获的却不仅仅是幸福；她们有着共同的喜悦和时浓时淡的莫名的忧伤。那么熟悉又多么陌生的世界，他和她一起感叹，一起惆怅。

如果她是柔弱的，那么你至少可以想象她会非常善良。由于遗传或后天营养等方面的原因，姑娘长得十分瘦小，只突出了一对灼亮的眼睛。只是后来的几个春天里她才容光焕发，头发柔软和顺，肌肤也有了光泽。她象其他人一样为生活奔波操劳，永不停歇。四周的所有东西似乎都比她强大，比她更能经受粗砺和磨损。但接下去的却是一连串的惊讶：她接受了前进道路上迎面而来的一切，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原来伴随着她的那些有的枯萎了，有的倒下了，而她却仍然挺立。当然了，她变成了一个母亲，一个宽容的、心慈面软的女人。你会从她面对小外孙的目光中，看到一如既往的纯洁，看到无比的美丽。

如果她是俊秀的，那么你心底会洋溢起一种类似感激和羞怯的奇怪情感——虽然这好象没有来由。她也许是这个世界上另一个方面的象征，她是灵，是表是里，是形式也是内容；她或许已经不仅属于她自己。凡是美好的事物，比如象鲜花、春天，甚至包括真理本身，都应该具有这样的面目。似乎这个世界与生俱来的美好故意在一个相应的女性身上凝结了，悄悄地默默地昭示着什么，让人类去领悟。很多人愿意去保护她们，自告奋勇；很多人认为她们就是

希望和理想,是本来就存在的、不需要寻找和辨析的一种意义。从本质上讲,她们从来没有让人失望。

赞颂女性不必寻觅那些流传下来的华丽诗章。她们都是活生生的,尊重她们,理解她们,在现实生活中创造一个特别适合她们生存成长的环境,就是最大的褒扬。比如污浊的空气、酸雨、干燥的气流,特别有害于皮肤,我们就应该多栽树多植草,让大地充满绿色。再比如女性的心肠更软、情感比较男性显得脆弱一点,我们就应该努力减少生活中的生硬和粗暴,以免给予她们不良刺激。我们经常使用“妇女儿童”这个概念,其实这种联结非常科学,女性象儿童一样需加以爱护。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有着在某一点上极其接近的心理特征。过多地、大言不惭地将生活中的残暴展露给她们,这是一种无耻的行径。

女性温柔着我们人类的历史。可是在形成历史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却较少使用女性的多情体贴的视角去注目生活。讲爱,讲爱心,讲援助,讲一种心灵的抚慰,应该化为普遍的渴求。女性的总体性格激励着人类前进、创造,促使人们更加完美,更加懂得廉耻,知道做人的尊严和正义,理解什么叫做责任心和勇敢……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

有人以野蛮的权力侮辱了生活中的女性,恰恰也侮辱了他们自身。他们以一种最原始的可笑的方式,承认了自己的卑贱和怯懦。女性做为一种美的、自由的、再生的、尊贵的形象,是永远耸立的。只要我们仍然信任品格的修养,承认它们的存在,承认它们的魅力,就不会变得愚蠢。一个人因为爱而变得更能吃苦耐劳,更加富有同情心,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就连最普通的女人也较易接受浪漫的故事。她们喜欢色彩,迷恋传奇,象征神秘而曲折的精神旅程。艺术对她们有天然的吸引力。比如一个对文学丝毫不感兴趣的人,她们会认为枯燥。如果从

职业的角度去考察文学，那么显然只有极小一部分人会终生乐此不疲；而如果从常识从素养的观念去看待文学，那么每个人都应该是它的热恋者。懂得诗，懂得一种境界，在一个有理想的生气勃勃的女性看来，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事情。她们希望自己喜欢的人最好不是一个刻板的、对艺术懵懵懂懂的人。比如他们尽可以是一个很少谈论莎士比亚的人，却不可以是一个对莎士比亚一无所知的人。她们会觉得这是一种羞辱。在有教养的人那儿，文学和艺术象阳光和空气，任何时代都不会贬值。

如果进一步去比较男性和女性，如果我们一丝不苟并且对照了现实生活，就会发现另一些有趣的现象。

不言而喻，女性当中也有邪恶者。奇怪的是她们的邪恶丝毫不比男性来得轻微；而且，她们的邪恶比起同类的男性，并不见得更值得同情和谅解。但愿邪恶远离她们，不要附在她们纤弱的躯体上。她们的灵魂有更好的用场，她们在年轻的时候被称为花朵，她们在年老的时候被称为母亲。

可是那些为正义的事业而献身的女性，那些英勇的人，却往往比同样的男性更令人景仰。她们愈加美丽。我们可以回忆历史上的殉道女性，她们无一例外地占居了最光荣最灿烂的一页。我们试图透过渺远时光去倾听她们温柔而果决的声音，去瞻仰她们生动的容颜，去感染她们刚烈的性格。本来是保护者，一瞬间变成了被保护者——一个男人觉得他在面对难以接受的缺憾。可这是历史。

生活中，最令人讨厌的就是势利眼了——在文章中他们往往被称为势利小人。这种人如果是一个女人，那么她似乎比犯有同种毛病的男人更加令人讨厌。再也没有比一个势利女性更善于逢迎拍马、喋喋不休的了。她们只要这样，就会抛弃一切天赋的美德，变得阴暗和冷酷。到最后总是她们失去的最多，因为她们被蒙昧堵塞

了心灵的窗洞。她们这个时刻里最容易嫉妒，心火很盛，因而也难以保持自己的青春，使其从内心到形体都过早地变得丑陋了。

男人总是喜欢女人的柔顺随和，喜欢她们率直天真——可是她们也要生活，也要面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是非曲折，历经人生之路上的坎坷。她们有时并不是为了男人的喜欢而生活的，她们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在艺术家眼里，她们往往因强烈的独立感才变得光芒四射。她们自由而放松，正直，有多多少少隐藏了的一些热烈。如果过了中年仍可以为爱情而放弃一切，那么她就是他们笔下的珍宝。当然，这时候她们会受到世俗的责难。可是那些麻木的、随波逐流的人就更懂得道德的责任吗？

我们反对矫饰，即反对一切伪装出来的洒脱、一种所谓的大大咧咧。千人千性，你如果是腼腆的，就不必装做心直口快风风火火；你如果喜欢笑，就索性笑出来，不必无缘无故地装成女强人，也不必学那些弱不禁风的娇小姐；街上流行黑色的细筒皮裤，你如果觉得它不够柔软不够好，也就不一定非去购买不可。自然和淳朴，这是最可宝贵的。做文章需要真性情，做人也这样，做一个女性尤其是这样。

冬天再漫长春天也会来的。在艺术家的笔下，春天总是充满了各种创造的尝试的可能。还有，在他们绘制的画卷上，有春天就有美好的女性，有爱和诗。

让人们更多地到大自然中去吧，去结识新的春天。

女性文学漫议

孔范今

这几年,女性文学又成了热门话题。

在“五四”前夕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受了妇女解放思潮的鼓舞,这个话题就热过一阵。南社作家谢无量于1916年10月刊行了《中国妇女文学史》,以后的十几年间又陆续有梁乙真的《清代妇女文学史》、谭正璧的《中国女性文学生活》(后增补重编为《中国女性文学史》上、下册)问世。作为作家论,对女性文学的研究则迄未间断(“文革”时期除外),只不过不象那时候如此集中以致于成为“潮”罢了。近几年又成了“潮”。“女性文学”,不仅成了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特定概念,而且构成了特定研究区域,诸多学人正兴味盎然地在这一区域中进行着开发,而且引起了国外汉学界的关注和兴趣。

研究者的兴趣无疑来之于新的价值发现,新的对象世界的呈现任何时候都是新的学术命题提出的前提。非常有趣,与前后两次关于“女性文学”的研究热点相对应,“五四”时期和历史新时期两次出现过引人瞩目的女性作家群。在“五四”新文学发端的十年间,女作家竞相出现,陈衡哲、冰心、庐隐、淦女士(冯沅君)凌叔华、苏雪林、石评梅、袁昌美、黄白薇、陈学昭等灿若群星。此后又有丁玲、谢冰莹、关露、梅娘、苏青等相继发展,一起积极参与了现代文学的创造。到了建国后,杨沫、茹志鹃、刘真等女作家赓续了这一传统;而至历史新时期,随着新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潮涌,又相对集中地出现了新的女性作家群,谌容、张洁、张辛欣、张抗抗、程乃珊、王安忆、航鹰、舒婷等灿若群星。她们虽然还没有表现出冰心、丁玲

等一代大家的气度,但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却与历史上的那一群落相映成趣,内中自有许多深刻的启发。

女性文学的出现和发展,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或者说是一种人类文明的进步。

“女子这两个字包括一段极长的悲哀历史”,“五四”时期的文化先驱者们这样说,“我们中国是讲纲常名教的礼仪之邦,关于怎样去限制女子的自由,怎样去使得女子不能发展她们的能力,同时剥夺她们的人格种种法子,总算完备极了。我们的女子受了数千年传下来的遗毒,就失去了她们的知觉,变成了男子的一种极玩妙物”(慰兹:《女子解放与家庭改组》)。其实又岂止中国,西方不仅在中世纪,而且直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女性解放运动之前,也是以否定女性独立价值的伦理观念来处理两性关系的。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夏娃曾对亚当说:“上帝是你的法则。”而且一直到二十世纪,那个以个性主义的标榜的尼采,还说什么到女人那儿去不要忘记带着鞭子。

中国文学史上确曾出现过蔡琰、薛涛、朱淑真、李清照等女性文学家,但她们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不怕冒渎某些“神圣”条规才留名后世的。朱淑真的集子题名为《断肠集》,她在《自责》一诗中发过这样的感叹:“女子武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正是这位女诗人,创造出了“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美好意境,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有人据此推测她在爱情上另有所钟,我们虽不能说这种腹测透显出了庸俗的猥亵心理,但至少可以说这是毫无根据的。其实,从作者这两句寄托人生理想情致的诗句背后,我们所看到的恰恰是一个孤寂凄冷的灵魂。据近人统计,自汉魏六朝迄清末民初,见于史籍、方志、杂览的有姓有名、或有姓无名、或只见丈夫姓名的女性作者,约有4000人,但存世的诗文集不到1000种,而且这些作品绝大多数是

作为男性文学的附庸物即“闺阁文学”而存在的。封建社会中男性对于那种“红香小册，翠楼吟稿”式的女性作品的欣赏，反映出的实际上是一种畸型美心态，病源还在于视女子为玩物的思想文化根蒂。

历史证明，女性文学的正常发展必须以妇女的社会解放为首要前提。欧洲早期启蒙运动主张“天赋人权”，其实只争取到“天赋男权”，直到后来女权运动渐次发生于欧美诸国，一个个赫然的女作家姓名才较多地出现于史册。在中国，也是从近代启蒙思潮兴起，女性文学才有所抬头。1903年以后，有十余种由进步女士编辑，或有关女权运动的刊物相继问世，如陈颢芬女士编的《女苏报》、《女学报》，秋瑾女士编的《中国女报》，丁初我编的《女子世界》，金无翮编的《女界钟》。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妇女解放问题更是成了新文化运动的突出问题，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叶绍钧、吴虞等都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对旧文化施行猛烈的攻击。紧接着，各报刊所发表的论述妇女问题的文章难以枚举。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刊于1915年的《妇女杂志》，在新思潮影响下明显地转变了思想内容，1919至1921年陆贯创刊的妇女刊物有《女界钟》、《新妇人》、《劳动与妇女》、《妇女声》等。北京《晨报》专辟《妇女问题》栏，上海《民国日报》开设《妇女评论》副刊，《星期评论》和《时事新报》等还专门提出一些有关妇女解放的问题进行讨论，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思考。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五四”女性作家群的出现才成为可能。

历史新时期虽未对妇女解放问题进行过如此集中如此醒目的讨论，但深刻的历史反思和文化批判，就其深刻性和尖锐性来说并不亚于当年。所不同的只是，新时期的文学并没象“五四”时期那样，先由文化运动来开路，而是自身同时担负起了文化和文学革命的双重任务（“五四”新文学一俟出现也是一身而二任的），甚至还